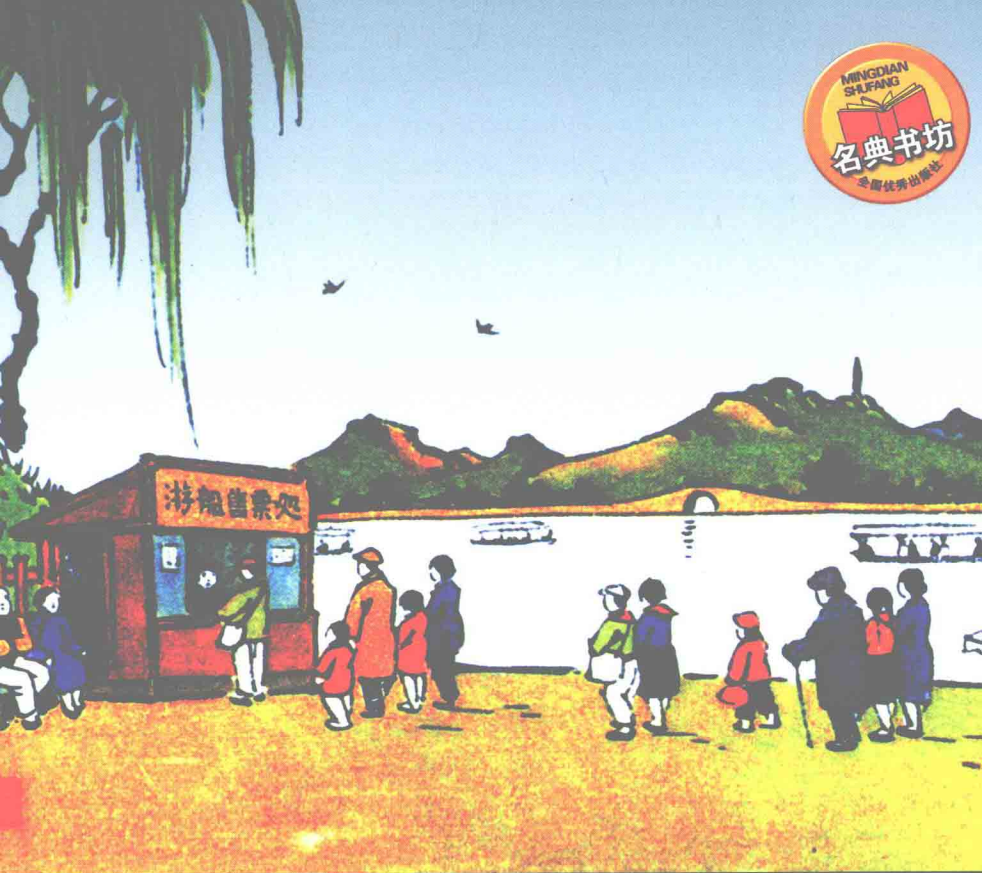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

丰子恺 / 著



全国优秀出版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主编 任溶溶

丰子恺散文精选

丰子恺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丰子恺散文精选/丰子恺著. —杭州: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 8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任溶溶主编)

ISBN 978-7-5342-5533-5

I. 丰… II. 丰…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3603 号



责任编辑: 吴 遐

美术编辑: 周翔飞

封面设计: 小飞侠

版面设计: 皮 皮

插 图: 丰子恺

责任印制: 吕 鑫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

丰子恺散文精选

丰子恺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5 印张 8.5

字数 149000 印数 1—15000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42-5533-5 定 价: 12.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小读者们,相信你们对丰子恺的漫画都不会陌生吧。他的漫画往往用简单的线条勾勒出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而且内涵丰富的意蕴,让人在会心一笑之余又忍不住思绪万千。在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上独树一帜。《丰子恺画集代自序》中作家自己曾写道:“最喜小中能见大,还求弦外有余音。”这可以说是丰子恺一以贯之的创作理想,不仅体现在其漫画创作上,在他的文学实践上,也是如此。

丰子恺(1898—1975),原名丰润,浙江桐乡人,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漫画家和散文家。1914年起就读于著名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期间,成为李叔同(弘一法师)的入室弟子,迷上了美术和音乐。1921年东渡日本,继续学习绘画和音乐。他学画师从恩师李叔同,出版过《护生画集》、《子恺漫画》等画册。成为中国现代漫画的创始人。

在散文方面,丰子恺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即开

始从事散文创作,直到晚年从未间断,历经半个多世纪,收获甚丰。曾先后出版了《缘缘堂随笔》、《子恺小品集》、《丰子恺创作选》、《缘缘堂再笔》等十多种散文集,其中又以《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等最为著名。本书以这两本文集为蓝本,选编丰子恺在各个时期创作的内容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作品,并以创作时间的先后编排顺序,再配以作家的同题材漫画作品,以便小读者对丰子恺的文与画有一个比较鲜明客观的认识和了解。

“缘缘堂”最初是作家在上海寓所的名字,其名称的由来还有一段故事:当时弘一法师正云游上海,丰子恺请他为自己的寓所命名。弘一法师就让他自己在纸上写了一些自己喜欢且可以随意搭配的字,团成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抓阄,结果作家两次均抓到了“缘”字,遂命名为“缘缘堂”。丰子恺很喜欢这个名字,后来他在家乡建造的居所亦从之而称,并以此名其散文集。

丰子恺的散文除去一些艺术评论以外,大都是叙述他亲身经历的生活和日常接触的人事,表现出浓厚的生活情趣,如《山中避雨》、《庐山游记》、《上天都》、《食肉》、《癞六伯》、《吃酒》等。他善于从身边的日常生活描写中表现对人生、社会的哲理性思考。《山中避雨》里先写游西湖遇雨,接着很自然地去茶铺避雨,而铺子里的茶博士的拉胡琴亦是彼时彼境最贴切不过的场景。因了同去小女孩的扫兴,作家自自然然地走过去借了茶博士的胡琴拉了

起来,这时候,一缕温馨的情愫随琴声悠然响起。琴声歌声将避雨的人们汇集在一起,“愿人们同声齐唱,愿人间十分温暖”的人生社会理想,被作家融化到这琐碎的事件描写中,一切皆如行云流水般自然。

当然,丰子恺的作品中,以他那“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为主角的文章总是最吸引人的,在充满着趣味的字里行间深蕴着作家的人生理念。子女们的一举手一投足,在他眼里都是那么鲜活,且内涵至洁的人类本性。以儿童为审美对象,是丰子恺艺术创作的一大主题,在漫画或散文中皆是如此。这类的散文作品较多,如《华瞻的日记》、《给我的孩子们》、《忆儿时》、《儿女》、《作父亲》、《送阿宝出黄金时代》、《王囡囡》等。

丰子恺热爱孩子,珍视童心,并以此来反照成人世界的虚伪和做作,是他儿童类题材作品的主题。随笔《华瞻的日记》,作家干脆用儿子华瞻的口吻,来写他的所为所思,直接表现孩子特有的“荒诞不懂事”的思维,而这正是作家主张呵护的“童心。”童心的表现,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兴趣本位。由于天真幼稚,孩子们往往不循常规,一味凭着自己的兴趣喜好率性而为。华瞻凭着趣味,非常投入地与郑德菱玩骑竹马游戏,到了吃饭的时间而不愿意吃饭。在大人看来,该吃饭时自然应首先吃饭,这是生活常识。孩子们却全然不管。

当然,孩子们也要吃东西,而且还会吃得非常投入。

散文《儿女》就写了夏夜和四个孩子一同吃西瓜的情景。面对美味的西瓜,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不同表现。在作家看来,孩子们的“作品”,三岁的阿韦的音乐表现最为深刻而完全,最能直接地表现出他的欢喜的感情。五岁的瞻瞻的诗,已打了个折扣,但犹流露着活跃的生命力。至于软软和阿宝的散文的、数学的、概念的表现,比较起来就更肤浅一层,然而,孩子们在吃西瓜时全身心地投入,其明慧的心,比大人们所见的已完全、纯粹得多。表达了作家对孩子的欣赏与靠近。

二是自我中心。儿童尚不知自我约束,更不会伪饰自己的要求。《送阿宝出黄金时代》就回忆了幼时的阿宝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捣乱分子”。而当作家看到阿宝居然主动把珍贵的巧克力拿出来分给弟妹们时,明白“成长”已不可遏制地来临了。此时的作家既欣慰又若有所失,心态颇为复杂。

三是对世间万物充满情谊。孩子们分不清人与物,往往把世间的一切当成是与自己一样有灵性的动物。在丰子恺看来,凡是能保持儿童这种天性的人,就有了一颗艺术家的心。他在散文中常常惊喜地向读者描述孩子们的这份天性:外婆普陀去烧香买回来的泥人,华瞻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自己失手打破了,号哭得比谁都伤心。阿宝认真地给凳子穿上自己和软软的袜子,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童话《有情世界》写了儿童阿

因的梦。在梦中，月亮姐姐、白云伯伯、蒲公英、松树、杜鹃花、溪涧妹妹，都成了与阿因一同玩乐的伙伴，童趣盎然。

丰子恺憧憬超越功利的童真世界，将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两者相对立看待。《给我的孩子们》就明确地表达了作者的这一思想。但是，孩子的黄金时代有限，现实的丑恶终于要暴露在他们面前。丰子恺眼看儿时的伴侣中的英雄、好汉，一个个退缩、顺从、妥协、屈服起来，到像绵羊的地步，不禁为孩子们将来深感忧虑。老大长成了懂事的少女，丰子恺在《送阿宝出黄金时代》中表达了自己悲喜交集的心情：“然而旧日天真烂漫的阿宝，从此永远不得再见了！”

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时时会有冲突。美好的儿童世界是脆弱的，经不起丑陋的成人世界的冲击。作家想要呵护童心，有时也不免陷入尴尬的境地。散文《作父亲》就写了一个尴尬的小故事。卖小鸡的贩子见孩子们对小鸡喜爱之极，咬定高价，不肯松口。小鸡没有买成，作父亲的要怎么办呢？丰子恺自然不忍心将成人世界可恶的“游戏规则”教给孩子们，但孩子们迟早要融入社会，也迟早会接受这一切。这是最最无可奈何的。

丰子恺的散文习惯用一种看似平淡且相对闲适的文字与意境来表达真情实感，即使是针砭时弊的批判也还是用比较温和幽默的调子，与同时代的主流作家们那种唇枪舌剑似的锋芒相去甚远。因此，他的文章在现当代文坛自成一格：率真，朴素，富有诗趣，亦不乏理趣。

《车厢社会》是丰子恺描写世间众相，讽刺社会不平的代表作。作家通篇用了比喻的手法，将车厢社会比作人类社会的缩影，对种种的众生相作了细致的观察和描写，温和地嘲笑了人事的纷扰和世态的滑稽，不平于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势力和不平等。立意鲜明，主题尖锐，但文风并不锋芒逼人，这是作家这一类型作品的特点。

当然，作为一位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温和的丰子恺在面对民族大忧患时，同样表现出了自己坚定的信念和抗日必胜的信心。1938年，抗战的硝烟弥漫了作家的家乡，丰子恺扶老携幼举家逃难，这一遭遇被写入了《还我缘缘堂》、《爱护同胞》等一系列作品中。文章夹叙夹议，逃难途中的艰辛，民众生活的颠沛流离，对战争的反感，对故乡的怀念，以及对和平生活的渴望和战胜困难的信念都被如实记录下来。组成一幅战时生活的众生相，而这众生相中却使人读到了希望。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讲究文如其人，散文尤其如此。丰子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为人真率一如一个大孩子，他的散文更是“文品如人品”：满腹情愫，一掬而出，不带一丝虚假造作。在他的作品里，几乎一切都敞开着，不存在隐秘的角落，没有灰暗的蛛网。年轻的读者们，面对这样的人这样的作品，请拿起这本书来，认真地读一读吧。

编者

目录



渐	1
东京某晚的事	6
华瞻的日记	9
给我的孩子们	15
忆儿时	20
儿女	28
我的苦学经验	33
两个“?”	49
作父亲	55
学画回忆	59

野外理发处	67
肉腿	72
送考	77
送阿宝出黄金时代	83
车厢社会	89
半篇莫干山游记	96
山中避雨	108
家	111
我的母亲	118
还我缘缘堂	123
爱护同胞	128
白鹅	133
伍元的话	140
赤心国	148
有情世界	168
大人国	174

骗子	184
庐山游记	191
爆炒米花	207
西湖春游	211
扬州梦	221
黄山松	229
上天都	232
阿咪	237
不肯去观音院	242
食肉	246
癩六伯	248
王囡囡	251
吃酒	255



渐

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莫如“渐”。在不知不觉之中，天真烂漫的孩子“渐渐”变成野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侠的青年“渐渐”变成冷酷的成人；血气旺盛的成人“渐渐”变成顽固的老头子。因为其变更是渐进的，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日一日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渐进，犹如从斜度极缓的长远的山坡上走下来，使人不察其递降的痕迹，不见其各阶段的境界，而似乎觉得常在同样的地位，恒久不变，又无时不有生的意趣与价值，于是人生就被确实肯定，而圆滑进行了。假使人生的进行不像山坡而像风琴的键板，由 do 忽然移到 re，即如昨夜的孩子今朝忽然变成青年；或者像旋律的“接离进行”地由 do 忽然跳到 mi，即如朝为青年而夕暮忽成老人，人一定要惊讶、感慨、悲伤，或痛感人生的无常，而不乐为人了。故可知人生

是由“渐”维持的。这在女人恐怕尤为必要：歌剧中，舞台上的如花的少女，就是将来火炉旁边的老婆子，这句话，骤听使人不能相信，少女也不肯承认，实则现在的老婆子都是由如花的少女“渐渐”变成的。

人之能堪受境遇的变衰，也全靠这“渐”的助力。巨富的纨绔子弟因屡次破产而“渐渐”荡尽其家产，变为贫者；贫者只得做佣工，佣工往往变为奴隶，奴隶容易变为无赖，无赖与乞丐相去甚近，乞丐不妨做偷儿……这样的例，在小说中，在实际上，均多得很。因为其变衰是延长为十年二十年而一步一步地“渐渐”地达到的，在本人不感到什么强烈的刺激。故虽到了饥寒病苦刑笞交迫的地步，仍是熙熙然贪恋着目前的生的欢喜。假如一位千金之子忽然变了乞丐或偷儿，这人一定愤不欲生了。

这真是大自然的神秘的原则，造物主的微妙的工夫！阴阳潜移，春秋代序，以及物类的衰荣生杀，无不暗合于这法则。由萌芽的春“渐渐”变成绿阴的夏；由凋零的秋“渐渐”变成枯寂的冬。我们虽已经历数十寒暑，但在围炉拥衾的冬夜仍是难于想象饮冰挥扇的夏日的心情；反之亦然。然而由冬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夏，由夏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冬，其间实在没有显著的痕迹可寻。昼夜也是如此：傍晚坐在窗下看书，书页上“渐渐”地黑起来，倘不断地看下去（目力能因了光的渐弱而渐渐加





强),几乎永远可以认识书页上的字迹,即不觉昼之已变为夜。黎明凭窗,不瞬目地注视东天,也不辨自夜向昼的推移的痕迹。儿女渐渐长大起来,在朝夕相见的父母全不觉得,难得见面的远亲就相见不相识了。往年除夕,我们曾在红蜡烛底下守候水仙花的开放,真是痴态!倘水仙花果真当面开放给我们看,便是大自然的原则的破坏,宇宙的根本的摇动,世界人类的末日临到了!

“渐”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极微极缓的方法来隐蔽时间的过去与事物的变迁的痕迹,使人误认其为恒久不变。这真是造物主骗人的一大诡计!这有一件比喻的故事:某农夫每天朝晨抱了犊而跳过一沟,到田里去工作,夕暮又抱了它跳过沟回家。每日如此,未尝间断。过了一年,犊已渐大,渐重,差不多变成大牛,但农夫全不觉得,仍是抱了它跳沟。有一天他因事停止工作,次日再就不能抱了这牛而跳沟了。造物的骗人,使人留连于其每日每时的生的欢喜而不觉其变迁与辛苦,就是用这个方法的。人们每日在抱了日重一日的牛而跳沟,不准停止。自己误以为是不变的,其实每日在增加其苦劳!

我觉得时辰钟是人生的最好的象征了。时辰钟的针,平常一看总觉得是“不动”的;其实人造物中最常动的莫过于时辰钟的针了。日常生活中的人生也如此,刻刻觉得我是我,似乎这“我”永远不变,实则与时辰钟的针一样的无常!一息尚存,总觉得我仍是我,我没有变,还是留连着



我的生,可怜受尽“渐”的欺骗!

“渐”的本质是“时间”。时间我觉得比空间更为不可思议,犹之时间艺术的音乐比空间艺术的绘画更为神秘。因为空间姑且不追究它如何广大或无限,我们总可以把握其一端,认定其一点。时间则全然无从把握,不可挽留,只有过去与未来在渺茫之中不绝地相追逐而已。性质上既已渺茫不可思议,分量上在人生也似乎太多。因为一般人对于时间的悟性,似乎只够支配搭船乘车的短时间;对于百年的长期间的寿命,他们不能胜任,往往迷于局部而不能顾及全体。试看乘火车的旅客中,常有明达的人,有的宁牺牲暂时的安乐而让其坐位于老弱者,以求心的太平(或博暂时的美誉);有的见众人争先下车,而退在后面,或高呼“勿要轧,总有得下去的!”“大家都要下去的!”然而在乘“社会”或“世界”的大火车的“人生”的长期的旅客中,就少有这样的明达之人。所以我觉得百年的寿命,定得太长。像现在的世界上的人,倘定他们搭船乘车的期间的寿命,也许在人类社会上可减少许多凶险残惨的争斗,而与火车中一样谦让,和平,也未可知。

然人类中也有几个能胜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寿命的人。那是“大人格”,“大人生”。他们能不为“渐”所迷,不为造物所欺,而收缩无限的时间并空间于方寸的心中。故佛家能纳须弥于芥子。中国古诗人(白居易)说:“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英国诗人(Blake)也说:“一粒

沙里见世界，一朵花里见天国；手掌里盛住无限，一刹那便是永劫。”

一九二五年作

